

塔哈塔维与近现代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起源*

孔 妍**

内容提要 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不仅领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是中东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里法阿·拉菲阿·塔哈塔维是近现代埃及第一位民族主义史学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早年留学法国，而后受到穆罕默德·阿里的重用，他的代表作《黄金典范之巴黎》旨在帮助埃及人睁眼看世界，《埃及故事》是中东地区最早民族主义史著之一。塔哈塔维注重对古埃及历史的研究，推动了埃及史学及其中东史学的世俗化，同时也促进了埃及文化的西方化，推动了伊斯兰文化的近代转型，塔哈塔维对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具有开创之功，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塔哈塔维和托克维尔虽为不同国家的史学家，但两人的史学方法和史学观点却存在相似性。塔哈塔维留下的丰厚遗产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

关键词 塔哈塔维 民族主义史学 历史文本 埃及史学史

近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史学是阿拉伯史学史乃至全球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8 世纪 90 年代，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入侵埃及从根本上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的史学研究，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现代阿拉伯史学的主导趋势。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不仅领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是中东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

随着 18 世纪埃及传统伊斯兰史学的衰落，西方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现代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研究”（21CSS031）、2023 年度郑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青年科研团队资助项目“比较视野下的 20 世纪历史主义理论研究”（2023 - QNTD - 08）、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郑州大学埃及研究中心建设阶段性成果。

** 孔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埃及近现代史。

逐渐传入埃及，这改变了埃及史学家写作历史的方法。19世纪后，埃及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古代埃及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埃及史学家对古代埃及历史的研究促进了伊斯兰史学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面对西方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埃及试图通过努力复兴过去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推动埃及的民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在中东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还表现为19世纪的伊斯兰历史学家努力寻找和识别文化和历史的遗产（仅指伊斯兰教兴起以前的遗产），其中以他们对自己民族过去的想象为特色。^①

里法阿·拉菲阿·塔哈塔维^②（Rifa'a Rifi'a al-Tahtawi, 1801 - 1873）是埃及第一位民族主义史学家，也是埃及知名的翻译学家、教育学家和新闻记者。国内外学界对塔哈塔维史学作品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塔哈塔维史学作品及其史学思想的综合论述，如英国学者优素福·M. 乔伊里（Youssef M. Choueiri）的《阿拉伯历史和民族国家：现代阿拉伯史学研究（1820~1980）》（*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 - 1980*）关注了塔哈塔维和他的埃及人身份，介绍了塔哈塔维的生平及其史学作品。埃及史学家贾马勒·沙亚勒的《19世纪埃及的史学和史学家》分析了塔哈塔维的史学特色，探讨了19世纪埃及史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著的《全球史学史》和王晴佳、李隆国的《外国史学史》都以短暂的篇幅介绍了塔哈塔维的史学著作及其史学方法。^③另一类是对塔哈塔维的史学著作、史学思想及其史学贡献进行的专题研究，如美国学者罗克珊·L. 尤本（Roxanne L. Euben）的《彼岸之旅：寻

①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120~121页。

② 本文按照阿拉伯语人名地名汉字译写规则将阿拉伯语 al-Tahtawi 翻译成塔哈塔维，有些书将其翻译成坦阔维或塔阔维，例如《外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外国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20~321页；[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120~122页；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84~286页。

③ 参见 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 - 1980*,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3 - 18; 贾马勒·沙亚勒《19世纪埃及的史学和史学家》（阿文版），文化宗教出版社，2000，第49~83页；[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120~122页；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84~286页；《外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外国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20~321页。

求知识的穆斯林和西方旅行者》(*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分析了塔哈塔维在巴黎的学习与观察,并将塔哈塔维与托克维尔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开罗大学教授塔哈·瓦迪在《里法阿·塔哈塔维全集》中分析了塔哈塔维研究古埃及历史的学术方法。泰格·艾尔西尔·艾哈迈德·哈兰(Tag Elsir Ahmed Harran)的论文《里法阿·塔哈塔维在苏丹(1850~1854)》(*Shaykh Rifaa Rafi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1854*)研究了塔哈塔维被贬至苏丹后的生活状态及其写作转向。艾伦·麦克拉尼(Ellen McLarney)的论文《自由、正义和文学的力量》(*Freedom, Justice, and the Power of Adab*)探讨了《泰勒马科斯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elemaque, 1699*)、《黄金典范之巴黎》(*Takhliis al-Ibriz fi Talkhis Bariz, 1834*)的写作特色,分析了塔哈塔维对阿拉伯语词汇和语法的革新。^①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界对塔哈塔维的史学作品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些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已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国内成果较少,大多是简略的介绍,且以往国内学者极少有人直接研读阿拉伯语史学原著;二是埃及本土学者往往基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感情,对相关命题的论证带有个人主观色彩,而西方学者往往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经验主义先验论,阿拉伯学界和西方学界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偏颇。本文对塔哈塔维的人生轨迹及其学术经历进行考察,分析塔哈塔维的史学精华《黄金典范之巴黎》和《埃及故事》(*al-Waqua'i' al-Misriyyah, 1869*),探讨他的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阐释塔哈塔维为埃及史学乃至整个中东史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塔哈塔维的带领下,埃及学术界开始对古代埃及文明进行研究,他使埃及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塔哈塔维在埃及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学术作品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① 参见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塔哈·瓦迪:《里法阿·塔哈塔维全集》(阿文版),知识出版社,1984;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1854,"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Ellen McLarney, "Freedom, Justice, and the Power of Ada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8, Iss. 1, 2016; Ellen McLarney, "Freedom, Justice, and the Power of Ada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8, Iss. 1, 2016。

一 塔哈塔维的人生轨迹及其学术经历

塔哈塔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青年时代在伊斯兰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求学。在求学期间，塔哈塔维聪明敏锐，勤奋好学，得到了老师哈桑·阿塔尔（Hasan al-‘Attar）的欣赏。哈桑·阿塔尔以先进而开明的思想著称，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阿塔尔是埃及知识分子中的改革派精英，他对西学的研究及其对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塔哈塔维。1824年，年仅23岁的塔哈塔维留在爱资哈尔大学任教。

塔哈塔维出生于1801年，此时正值法国军队撤出埃及之时。自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法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思想文化渐渐传入埃及。在西方的影响下，埃及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埃及一代枭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致力于漫长的现代化改革。这一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欧洲特色，这种模式促使穆罕默德·阿里不仅需要引进外国技术人才，还需要训练一批掌握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埃及人。穆罕默德·阿里派学生代表团前往欧洲学习科学技术，学成后回到埃及，为其新成立的各个机构服务。在此契机下，塔哈塔维由老师阿塔尔推荐，于1826年前往巴黎学习。

在法国学习期间，塔哈塔维学习了法语、法国文化及法式风俗习惯，他领略到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思想观念。1831年，塔哈塔维学成回国，他开始致力于翻译创作，其目的是将西方的思想观念介绍到埃及。1835年，语言学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塔哈塔维被任命为该学院的主任。语言学院的任务是翻译欧洲各种语言作品，特别是将法语或意大利语的名著翻译成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

塔哈塔维被誉为“埃及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他提高了19世纪的阿拉伯人对西方的认识。^②19世纪30年代，现代阿拉伯史学起源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他在1805年掌权并消除了埃及马穆鲁克的旧秩序。现代阿

①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 – 1854,”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p. 1.

②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0.

拉伯史学开始于新政权政策总体框架内的一场翻译运动。^①穆罕默德·阿里将世界伟大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历史传记看作一座宝藏,他认为这些历史传记反映了伟人们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宝贵的人生经验,可以指导人们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穆罕默德·阿里任命塔哈塔维为最重要的翻译者之一,在阿里的支持下,他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翻译外国杰出人物传记当中。

塔哈塔维主持翻译了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该书记述了查理十二在国难当头之际登基,力挽狂澜,挥师东进,讨伐北方,击败丹麦、俄国、萨克森和波兰,1718年在进攻挪威时阵亡。伏尔泰收集了多种资料完成本书,此书是伏尔泰三大历史名著之一。此外,塔哈塔维还翻译了伏尔泰的《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彼得大帝被史学家称为俄罗斯帝国的中兴之主,该书论述了俄罗斯帝国的起源,探讨了彼得大帝在宫廷斗争中克敌制胜的过程,以及分析了他登位后励精图治、大力改革和对外扩张的过程,俄罗斯最终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崛起成为东欧举足轻重的国家。穆罕默德·阿里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彼得大帝治国理政的经验之道正是刚刚当政的阿里需要学习的地方,塔哈塔维也因翻译此书受到了阿里的嘉奖。除了伏尔泰的作品,塔哈塔维还翻译了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的《查理五世在位时期史》,该书记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欧洲进行军事征服的过程,探讨了他与教皇的政治互动关系,论述了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意大利及其美洲的扩张过程。罗伯逊的《查理五世在位时期史》注重对史料的考证,具有理性主义色彩。塔哈塔维十分欣赏罗伯逊的历史写作风格,并且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对罗伯逊史学风格进行了模仿。这些著作大多数由埃及布拉克出版社出版,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埃及布拉克出版社所推出的图书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好评,一些叙利亚名人的孩子甚至被派往开罗,在埃及教育部门专门学习。布拉克出版社向阿勒颇、大马士革、拉塔基亚^②、的黎波里、雅法和

① 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 - 1980*,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3.

② 拉塔基亚(Latakia)是叙利亚第五大城市,位于纳哈尔·耶尔·科比尔河的冲积草原上,市区人口约21.4万人,曾被阿拉伯人、十字军、奥斯曼统治。现为主要农业区,出产棉花、谷物和水果等,也为叙利亚主要港口,出口沥青、谷物、烟草等,有轧棉、制革等地方行业,也有现代化工厂。

加沙的教师、学生及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涵盖历史、地理和科学等广泛学科的书籍。^①塔哈塔维翻译的杰出人物传记成为当时埃及官员的教科书，穆罕默德·阿里要求官员们熟读传记。穆罕默德·阿里关注历史，尤其是杰出人物和领袖的历史传记，其就像一座信息的矿山和经验的宝库，他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②

塔哈塔维与语言学院的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语言学院被看作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新式学院，塔哈塔维对语言学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程设计方面，塔哈塔维提倡多学科课程建设，语言学院的学生可以接受阿拉伯语言文学、伊斯兰教学法、几何学、物理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书法等多学科的培养，这是一种将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该教学方式很快得到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以语言学院为主的新式学院取代了部分传统学院，这意味着埃及的“新”精英取代了“旧”精英。

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塔哈塔维春风得意，人生的上半场顺风顺水。当穆罕默德·阿里去世后，塔哈塔维遭遇了大起大落。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期间（1849～1854），语言学院被迫关闭，塔哈塔维被贬至苏丹，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懑与忧愁。1854年，阿巴斯去世，赛义德（1854～1863年在位）执政后，塔哈塔维的生活发生了转变，赛义德下令关闭苏丹喀土穆的学校，塔哈塔维随之回到埃及。语言学院的翻译工作开始逐步恢复，他也慢慢恢复了声望，其职业生涯开始进入另一个新阶段。在伊斯梅尔统治期间（1863～1879），翻译和文学运动迎来了复兴的春天，塔哈塔维重新胜任重要职位，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对人生别有一番体会。1873年塔哈塔维与世长辞。

塔哈塔维的苏丹之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对日后他的作品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穆罕默德·阿里离世后，塔哈塔维的境遇发生了改变。1850年5月，埃及颁布了在喀土穆新建一所学校的官方法令，塔哈塔维被任命为校长，埃及政府一共派遣了11名埃及教师支援苏丹开办学校，在喀

① A. Tibawi, *American Interest in Syr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p. 68-70.

②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现代伦理关照下的埃及心路》（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912，第207页。

土穆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苏丹首领和显赫家庭的子女及其在苏丹定居的土耳其人的子女提供基础教育。该学校固定招收 250 名学生,每人每月领取 6 皮阿斯特^①的奖学金。^② 尽管埃及当局投入人力和物力决心早日建成该学校,但是苏丹当局的态度却比较冷淡,因此,这所学校的建立被推迟了整整三年。塔哈塔维在苏丹的日子心情极度沮丧,他经常向喀土穆的欧洲朋友抱怨他的不如意,就连苏丹政府的官员对他的态度也十分冷淡,塔哈塔维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日子。

一方面,塔哈塔维继续从事翻译创作,但其创作思想发生了转变。一些传记作家认为,阿巴斯实际上是以在苏丹建立学校为借口将塔哈塔维流放至苏丹。^③ 至此,他的职业生涯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在苏丹的流放生活改变了他的历史书写。塔哈塔维为了排解苦闷、抑郁和不得志的心情,他把大部分精力转移到翻译创作当中。他在苏丹翻译的首部作品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费内隆^④ (Francois Fenelon, 1651 - 1715) 的《泰勒马科斯历险记》,该书是一部法语小说,主要内容是主人公拥有大量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构想,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人公还进行了多次演讲。塔哈塔维认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与费内隆如出一辙。伊芙·特劳特·鲍威尔 (Eve Trout Powell) 将这本书描述为“一个完全符合塔哈塔维的处境和他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寓言”。^⑤ 《泰勒马科斯历险记》通过不断变化的文学形式、新的政治概念和新兴的教学法来表达对暴政的不满,该书在埃及直到 1867 年才得以出版,此时的塔哈塔维已经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塔哈塔维对《泰勒马科斯历险记》的翻译不仅语言灵动、字斟句酌,而且还兼有学术性和普适性,既能够满足学者对翻译的严苛要求,也考虑

-
- ① 皮阿斯特 (Piastre) 是埃及货币单位,1 埃镑相当于 100 皮阿斯特,相当于 0.413 元人民币。
- ②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a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 - 1854,"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p. 3.
- ③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a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 - 1854,"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p. 3.
- ④ 弗朗索瓦·费内隆是法国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他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当过路易十四的孙子德·布高涅公爵的教师和冈布雷教区的大主教,代表作有《泰勒马科斯历险记》《寓言集》等。
- ⑤ Eve M. Trout Powell, *A Different Shade of Colonialism: Egypt, Great Britain, and the Mastery of the Sud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51.

到大众的理解能力。书中的希腊神话、基督教神秘主义及费内隆对路易十四的批评启发了塔哈塔维，他对埃及君主统治的伦理进行了评论，同时也表达了对现代伊斯兰市民社会的初步愿景。塔哈塔维批判了君主的绝对权力，阐述了公共利益的分配方式，分析了自由与遵守道德法律的关系。这些观点受到了费内隆的启发，费内隆在《泰勒马科斯历险记》中论述了国王问责制，他对该书进行了荷马史诗般的演绎。费内隆对自由与遵守法律道德关系的论证直接启发了卢梭的自由观念，即通过服从法律来获得自由，这也进一步提高了塔哈塔维对自由和法律的认识。他探讨了对自由的认识，认为自由取决于对法律的服从、统治者对法律的责任以及公民的良善自治，只有这样人民主权才能实现。此外，塔哈塔维倡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呼应了他对《法国国家宪章》的解释，他阐述了社会公正的规则和理想社会的本质，即人们通过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与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法律的监护人”就是解释法律的学者和智者。塔哈塔维完成《泰勒马科斯历险记》的翻译后回到了埃及，他在书中的介绍部分特别描述了苏丹，除了谈到苏丹炎热的天气和恶劣的条件外，还讲述了他在苏丹创作时的心境。他将古埃及的许多冒险故事也置于其中，他写道：“在书中描绘了我心爱的埃及，放开我笔下的缰绳。”^①塔哈塔维在序言中写道：“我在苏丹的土地上将这本书翻译成阿拉伯语，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我远离家人和家园，被命运的不幸所笼罩。”^②塔哈塔维改编了费内隆的史诗和文字，他在翻译时将自己的命运与泰勒马科斯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表达出他被流放到苏丹的孤寂与落寞。此时的塔哈塔维产生了一种错觉，他开始为殖民主义辩护。他与埃及民族主义的紧密联系足以让他认为，把苏丹更紧密地纳入埃及的范围将会创建一个国家，这样既与古埃及过去的辉煌联系在一起，也与欧洲未来的力量联系在一起。^③

另外，塔哈塔维在苏丹办学为苏丹社会提供了一个实现教育现代化的

-
- ① [法] 弗朗索瓦·费内隆：《泰勒马科斯历险记》（阿文版），里法阿·塔哈塔维译，贝鲁特：叙利亚出版社，1867，第6页。
- ② [法] 弗朗索瓦·费内隆：《泰勒马科斯历险记》（阿文版），里法阿·塔哈塔维译，贝鲁特：叙利亚出版社，1867，第22页。
- ③ Eve Troutt Powell, *A Different Shade of Colonialism: Egypt, Great Britain, and the Mastery of the Sud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0.

尝试性机会。从长远来看,在苏丹建立学校的重要性在于这所学校标志着埃及教育在苏丹的开始,它是埃及和苏丹某个族群之间建立文化联系的先驱,这种联系对于埃及和苏丹来说都很重要。^①塔哈塔维在苏丹建立学校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招生不足。1853年,学校原本计划招收250名学生,但由于苏丹家长大多抵触新学校,学校只招收了31名学生,开学8个月后学校人数仅达到84人,^②这是学校人数最多的时候,1854年7月23日,塔哈塔维关闭了喀土穆学校。他在办学期间,学校除了开设《古兰经》等宗教课程之外,还开设了阿拉伯语语法、阅读、写作、数学、地理等其他教育课程。此外,为了培养学生们遵守秩序和尊重时间的良好行为习惯,学校还会定时进行军训。不像以前的学校(哈勒瓦)^③那样,黑板、练习本、教科书等现代教学手段都得到了利用。^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提高了苏丹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苏丹喀土穆学校的建立从短期来看意义不大,因为它没有实现直接目标和宗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埃及教育在苏丹的开始,这样一所现代化学校成为苏丹教育现代化的起点,教育的现代化为苏丹日后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塔哈塔维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从小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深受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贤哲思想的影响,留学法国的经历给塔哈塔维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在欧洲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是埃及早期具备专业学术素养的学者之一。塔哈塔维非常注重对古代埃及历史的研究,强调一手文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整个中东地区掀起了研究古埃及的风潮。阿巴斯一世将塔哈塔维贬至苏丹后,他的生活与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①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a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 - 1854,"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p. 1.

②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a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 - 1854,"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p. 6.

③ 哈勒瓦(Khalwa)在苏丹的阿拉伯语中指的是宗教学校,这反映了苏菲派曾经在苏丹的统治地位。

④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现代伦理关照下的埃及心路》(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912,第280页。

二 学术理性与民族情感的交锋：《黄金典范之巴黎》 与《埃及故事》

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塔哈塔维受到阿里的重用，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翻译出版项目，这些翻译工作对伊斯兰文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塔哈塔维不仅翻译了大量著作，还书写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论著。他重要的代表作有《黄金典范之巴黎》和《埃及故事》。《黄金典范之巴黎》是一部游记，旨在帮助埃及人睁眼看世界。《埃及故事》是一部埃及通史，阐述了埃及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中东地区最早的民族主义史著之一。塔哈塔维被看作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埃及“启蒙运动”的领袖，以及“19世纪阿拉伯人睁眼看世界的带头人”。

《黄金典范之巴黎》是塔哈塔维在史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也是穆斯林与启蒙时代的欧洲最早接触的记录之一。突尼斯改革派政治家哈伊尔·丁^①（Khayr al-Din, 1823—1889）在其政治专著《认识王国状况的途径》（*Kitab aqwan al-masalik fi ma' rifat ahwal al-mamalik*, 1867）的序言中，提到了许多埃及出版社出版的书，其中特别提到了一本由法语翻译而来的中世纪著作，他建议他的穆斯林同胞阅读塔哈塔维的《黄金典范之巴黎》，特别需要关注关于法国艺术和科学的章节。^②《黄金典范之巴黎》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埃及代表团从开罗到达亚历山大的过程，代表团成员在亚历山大港坐船在海上航行，各位学者穿梭于茫茫大海，不禁感慨万千；第二部分介绍了埃及代表团离开亚历山大到达马赛而后又到达巴黎的全过程，特别分析了马赛和巴黎两个城市给塔哈塔维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三部分是该书的重点之一，关注了巴黎的地理位置、气候和周边情况，记录了巴黎人民的衣食住行及其娱乐方式，介绍了巴黎的城市卫生情况、医药学、慈

① 哈伊尔·丁是突尼斯政治家、历史学家、改革派思想家，也是突尼斯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1857年，他被任命为海洋大臣，进行了多项改革，他反抗专制统治，并为起草协商会议的法律做出了贡献。他将自己的思想写在了他的著作《认识王国状况的途径》（阿文版）一书中，该书是突尼斯最著名的政治专著之一。

② [突尼斯] 哈伊尔·丁：《认识王国状况的途径》（阿文版），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78，第133页。

善业、收入情况及其宗教信仰，特别关注了法国在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进步；第四部分主要记述了埃及代表团在法国所学到的知识以及埃及统治者如何鼓励留学生努力学习，塔哈塔维在这一部分特别放入他与法国顶尖学者的信件和他在法国的成绩单，通过在巴黎的学习，塔哈塔维开始反思自己的学习成果；第五部分也是该书的重点之一，塔哈塔维主要探讨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历程和影响。^① 1826年，塔哈塔维在法国学习期间，法国大革命还未结束，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亲历者，他细致入微地观察了这场革命。塔哈塔维在本书的第六部分特别研究了学科问题，包括法国人对科学和艺术学科的划分，对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和数学的分类，关于法语的使用，关于写作的艺术，等等。^②

《黄金典范之巴黎》的内容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涉及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学科，反映了塔哈塔维对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观察与思考。从《黄金典范之巴黎》的内容中既可以看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孔多塞、拉辛及牛顿等思想家的影子，又可以看到19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烙印和伊斯兰式的写作方式，具体表现为对法国文化的详细考察和细致分类，以及对信件、文件、诗歌等零散的翻译，其中既包括塔哈塔维本人的作品，也包括法国学者的作品，其中不乏《古兰经》和圣训的文句糅合而成的语句，塔哈塔维在文中不仅使用了阿拉伯语，还使用了法语。

埃及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塔哈塔维的《黄金典范之巴黎》为埃及学界了解西方文明打开了一扇窗。正如罗克珊·尤本所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精心设计的语言媒介……塔哈塔维想不到现成的语言来表达他所遇到的新世界，他不得不创造一些阿拉伯语新词，以非正统的方式使用古典阿拉伯语术语，或者直接借用其他语言来向读者简单描述不熟悉的现象。”^③ 塔哈塔维试图在过去与现在、埃及与西方及阿拉伯—伊斯兰知识模式与欧

①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834，第34页。

②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834，第35页。

③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7 - 118.

洲知识模式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对伊斯兰史学传统做出适当的更新与改革。例如，关于“自由”的翻译，塔哈塔维通过对法国宪法中相关条款的翻译和研究，在“自由”问题上已经形成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由是现代国家中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他在《黄金典范之巴黎》中对《法国国家宪章》进行了评论，例如他对《法国国家宪章》第一条的评论：“他们所谓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我们所说的正义和公平，用自由统治的意义是在命令和法律中建立平等，统治者不能通过这些命令和法律压迫人民。”^②塔哈塔维将法国人对法律的阐释带回了埃及，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禁令甚至适用于国王。因此，自由统治的意义在于在禁令和法律中确立平等，使统治者不能压迫任何人。^③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激发了塔哈塔维对“自由”的探讨。到19世纪中叶，“自由”这个词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它开始表达政治和个人自由、主权和自由。“自由”的概念和思想不能简单机械地转移到埃及的伊斯兰史著中，而需要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中传统认可的思想，在认真审视埃及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框架。这种道德行为是通过参考正义与公平（al-‘adl wa-’insaf）、政治协商（shura）、法律问责、知识和人类理性、自由意志和平等来定义的。^④塔哈塔维历经埃及各届政府，他用史学作品为埃及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塔哈塔维在撰写《埃及故事》之前做了大量准备。一方面，塔哈塔维主编的《埃及时事》^⑤（*al-Waqa’i al-Misriyah*）报纸为他日后的佳作积累了素材。1842年，塔哈塔维任埃及著名报纸《埃及时事》的主编，他在报纸的形式、内容和风格上做出了大胆尝试，他将关注点转移到埃及的各项事

-
- ① 蔡伟良：《埃及近代启蒙思想家塔哈塔维思想溯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3期，第61页。
 - ②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里法阿·拉菲阿·塔哈塔维全集》（阿文版），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传播出版社，1973，第102页。
 - ③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里法阿·拉菲阿·塔哈塔维全集》（阿文版），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传播出版社，1973，第102页。
 - ④ Ellen McLarney, “Freedom, Justice, and the Power of Ada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8, Iss. 1, 2016, p. 31.
 - ⑤ 《埃及时事》是中东地区第一份阿拉伯文报纸，1828年，在穆罕默德·阿里的主导下成立了一家名为“埃及时事”的报社，1828年12月3日发行了第一期，报社成立初期主要使用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写新闻稿件，后期主要使用阿拉伯语撰写，该报纸一度成为埃及的官方公报。

务, 而不再太多关注奥斯曼帝国, 他还首创了书写书评和政治社论的方式。在塔哈塔维时代, 《埃及时事》刊登了大量的学术文章, 包括阿拉伯史学大师伊本·赫尔敦的诗歌和语录。塔哈塔维作为报纸主编之时, 积累了大量关于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素材, 这为他日后写《埃及故事》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 塔哈塔维在完成鸿篇巨制《埃及故事》之前, 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埃及史著《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Anwar Tawfiq al-Jalil fi Akhbar Misr wa-Tawthiq Bani Isma'il*, 1868)。在《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中, 塔哈塔维将时间设定为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阶段, 包括法老时期、亚历山大和托勒密统治时期、罗马统治时期、拜占庭统治时期, 直到伊斯兰教的征服。^① 对于埃及史学家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标志着埃及人开始关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历史遗产。在塔哈塔维和不知疲倦的学者与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 以及新统治者的开明政策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表达, 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 这种新历史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特别是它非凡的风格, 直接而简单……塔哈塔维所创造的历史是一束灿烂的晨光, 或是一盏明灯, 照耀着整个祖国”。^② 塔哈塔维以《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为基础, 开始了《埃及故事》的创作。

《埃及故事》是一部埃及通史, 不仅使用了大量的一手阿拉伯文文献, 还运用了丰富的非阿拉伯文文献。虽然这部著作本身是一部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地区史料的智慧汇编, 但是它的引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概念, 即让我们了解塔哈塔维关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假设和概念, 并帮助我们评估他对现代阿拉伯历史学的最初贡献。^③ 从内容上来看, 塔哈塔维追溯了埃及文明的起源——古埃及文明, 包括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 运用了许多西方埃及学的考古成果。另一位爱资哈尔大学的老师穆罕默德·达曼胡里 (Muhammad al-Damanhuri) 对这本古埃

①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 杨豫、王晴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第121页。

② [埃及] 里法阿·塔哈塔维:《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阿文版), 开罗: 布拉克出版社, 1868, 第vii~ix页。

③ 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1980*,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8.

及史书的赞扬则更为大胆：“我们被告知，人类天性渴望了解古代的故事，但主要动机是了解自己成长的祖国的最新情况，以便充分了解自己的祖国的发展现状，以及他们的前辈们在过去数万年里所做的努力。”^① 塔哈塔维认为法老时期的埃及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之后希腊统治下的埃及，无论是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埃及，还是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埃及文化都显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以托勒密时代为例，埃及文明吸收了希腊文明中的精华，希腊文明同时也吸收了埃及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以埃及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代。^② 其具体体现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藏有大量的希腊著作和东方典籍，是古代第一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汇聚的大型图书馆。塔哈塔维认为埃及文化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随后的罗马统治时代也有所体现。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两大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埃及成为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一部分。基督教文化对埃及文化产生了新的影响，但法老文化依然是埃及社会的主流文化。塔哈塔维认为在希腊—罗马时期，埃及是古代世界的学术中心。他在史学著作《埃及故事》中不断寻找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埃及，其目的是激发人们对对自己民族过去的想象，试图找到有用的成分以增强埃及民族的凝聚力，推动埃及民族主义发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塔哈塔维在《埃及故事》中大胆使用新颖的笔法，运用了叙事的方法来分析与解释历史，这与前时代、同时代的史学家大相径庭。长期以来，编年史一直占据阿拉伯史学的主导地位，而他的新史学方法的使用也意味着近代以来阿拉伯史学开始发生转型。从史料运用上来看，塔哈塔维不仅使用了阿拉伯文史料，还使用了大量的非阿拉伯文史料及西方埃及学的考古发现，这对阿拉伯史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在塔哈塔维著作的刺激下，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开始向前追溯自己的历史，重新寻找和识别古代的文化遗产，以此来重塑民族的历史记忆。^③

① 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1980*,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9.

② 王海利：《埃及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第95页。

③ 《外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外国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21页。

塔哈塔维作为第一位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埃及故事》也成为阿拉伯地区最早的民族主义史学著作之一。《埃及故事》的闪亮之处在于对前伊斯兰时期埃及历史的研究，这是阿拉伯史学走向近代化和世俗化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后，中东地区逐渐以民族和世俗史学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这与西方的史学发展非常相似。尽管如此，宗教因素对阿拉伯史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伊斯兰教对近代以来的阿拉伯历史书写、研究内容和史学思想所产生的作用不容小觑。

三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塔哈塔维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

塔哈塔维是埃及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他在埃及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学术作品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在丰富的史学知识方面，还是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精深的史学思想方面，塔哈塔维都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塔哈塔维注重对当地的观察，并重视对一手文献的收集，试图从一手文献中找到有意义的指导经验。塔哈塔维对法国文明、女性、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对巴黎实地考察的意义就如同看到全盛时期的罗马一样，其可以代表整个世界的风貌，他说：“未见过罗马或其民众的人，也不会了解这个世界或者人类。”^① 塔哈塔维在法国一边收集一手文献，一边认真观察法国的一切新鲜事物，通过文献资料和观察发现，他对法国的先进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塔哈塔维并没有不假思索地赞赏法国，他发现法国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法国人平静的生活习惯，对工作的热爱，对女性的尊重，对孩子细心的教育和对祖国伟大的爱。^② 塔哈塔维认为法国的先进性表现在物质和宗教两方面的进步，与大多数学者相同，他将欧洲视为物质进步的中心地区，并对法国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成就大加赞赏，他说：“众所周知，一

① [埃及] 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前进出版社，1905，第25页。

② Tag Elsir Ahmed Harran, “Shaykh Rifaa Rafi al-Tahtawi in the Sudan, 1850 - 1854,” *Notes and Records*, Vol. 57, 1976, p. 2.

个国度或城邦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的知识，以及它与原始和野蛮保持着多远的距离，而法国人的土地上充满了各种知识、艺术和优良习俗，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知识、艺术和习俗带来了社会的文明。”^① 塔哈塔维拒绝使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人类文明，他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坚持认为两者是生存和幸福的必备条件。他更看重法国在物质文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亚洲代表了宗教发展的巅峰，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穆斯林曾经取得了科学和哲学传播最伟大的成就，但是它在物质文明方面却稍有欠缺。因此，阿拉伯世界应当学习欧洲所取得的先进的科学成就，将阿拉伯世界具有优势的精神文明与先进的物质文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塔哈塔维对法国女性的观察使他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法国女性的外表和举止吸引了塔哈塔维，他赞美了法国女性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旅行的热爱，这一时期阿拉伯女性在知识构成、思想观念等方面与法国女性确实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塔哈塔维对法国女性的恋爱观和性自由观念十分反感。他将欧洲描绘成一个“情色的天国”，巴黎的学校和公园经常有舞会，男人和女人搂在一起在舞池中跳舞，这对于受到传统伊斯兰体系教育的塔哈塔维来说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他认为法国妇女基本是不贞洁的，特别是贵族和底层妇女，而她们的配偶却云淡风轻地看待她们的不忠行为，因为“在她们之中，通奸只能被称作一种恶习，而不是罪恶，特别是在未结婚的情况下”。^② 塔哈塔维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观察着眼前的世界，他常常把这种矛盾看作道德与不道德、体面与不体面之间文化区分崩溃的标志。

塔哈塔维通过对法国法律的观察，发现法国法律中有许多具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在伊斯兰传统中找到，而伊斯兰法律也需要吸收法国先进的法律。在《黄金典范之巴黎》的引言中，塔哈塔维不遗余力地找到了现代欧洲科学的范围和意义，而不破坏宗教知识的相关性以及伊斯兰文明的首要地位。^③ 他认为

① [埃及] 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前进出版社，1905，第96页。

② [埃及] 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前进出版社，1905，第251~252页。

③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0.

法国人对自由的理解相当于古典伊斯兰政治思想中对正义和公平的强调,古典伊斯兰政治思想中强调统治者应当遵守法律和关注百姓福祉,以此来制约君主的权力。此外,塔哈塔维主张采用法国的税收制度,这一主张可以援引哈乃斐学派的一些观点来证明,虽然塔哈塔维笃信沙斐仪教学法派,但是他支持逊尼派四大教学派的教法体系。因此,在史料收集方面,塔哈塔维通过对法国文明、女性和法律等方面的认真观察,收集一手资料,得到对法国的相关认识。

其次,塔哈塔维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塔哈塔维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心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对埃及君主专制制度的矛盾态度。他能够顺利来到巴黎访学,归功于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因此,塔哈塔维对单一君主进行统治持一种肯定态度。但是,法国宪法对塔哈塔维无疑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他还对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此次革命标志着维也纳会议后保守力量并不能抑制法国大革命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潮,波旁王朝的覆亡使法国君主专制的进程彻底停顿,教士和贵族的政治权力被收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塔哈塔维对绝对权力也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因此,在《黄金典范之巴黎》等史学作品中,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矛盾态度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是塔哈塔维面对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时的一种矛盾心理。塔哈塔维在《黄金典范之巴黎》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法国思想家,他的著作中既带有19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烙印,又遵循着伊斯兰教的写作惯例,这些伊斯兰教写作惯例具体表现为在史学著作中运用信件、文件、诗歌及零散的翻译等多种体裁与类型,并在多处引用《古兰经》和圣训的文句。《黄金典范之巴黎》记录了一位训练有素的爱资哈尔人的矛盾视角,他致力于将外国的东西重塑为本土的东西,将创新的东西重塑为传统的东西,他是一个绝对统治者的忠实仆人,对法国人反对专制权力的起义深有同感。^①塔哈塔维认为伊斯兰文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为欧洲文艺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伊斯

^①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2.

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为伊斯兰文明感到自豪。但是塔哈塔维在巴黎目睹了法国人的能力、财富和技能，法国人对航海科学的掌握、对商业和贸易的掌握以及对旅行的热爱，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他感到穆斯林的辉煌已属于过去，奥斯曼帝国停滞不前，这种衰败使穆斯林变得软弱无力，而法国人却因技能、组织、适应性、创造性和对战争的了解而力量倍增。塔哈塔维内心感到沮丧，“全能的真主，我在这片土地旅居期间，我为它如此享受伊斯兰国家所缺乏的知识而感到悲哀”。^① 他既不希望看到伊斯兰文明的地位逐渐衰弱，也不希望看到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差距越来越大。

最后，塔哈塔维认为埃及要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塔哈塔维观察到了法国具有特色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宗教，他羡慕法国人不安的好奇心、独创性、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陌生人的热情，法国人努力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对旅行的热爱也深深地吸引了他，这在当时的埃及人身上很难找到。但是，塔哈塔维却不欣赏法国人的个人享乐主义、贪婪和虚荣，他更看重阿拉伯人的宗派主义、豪侠精神和务实乐观。在《黄金典范之巴黎》中，这位年轻的伊玛目通过他自身的例子和一些论据，告诫他的同胞们不要全盘模仿法国，而要学习现代科学和艺术知识，他认为这对埃及的繁荣和伟大来说是必要的。^② 塔哈塔维写道，“对某件事情一无所知的人不如掌握它的人”，“如果一个人对这种知识加以鄙视，他就会后悔到死”。^③ 此外，塔哈塔维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好伊斯兰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走出一条具有埃及特色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应当改良伊斯兰教，反对墨守成规和伤风败俗，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原则，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条件，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针对埃及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将伊斯兰教和现代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塔哈塔维试图找到一条既具有埃及特色又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

① [埃及] 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前进出版社，1905，第25页。

②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0.

③ [埃及] 里法阿·塔哈塔维：《黄金典范之巴黎》（阿文版），开罗：前进出版社，1905，第4~5页。

四 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诞生：塔哈塔维的史学贡献

塔哈塔维作为第一位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为埃及史学发展及其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首先，塔哈塔维注重对古埃及历史的研究，推动了埃及史学及整个中东史学的世俗化。在塔哈塔维之前的埃及史学家主要研究伊斯兰时期及之后的历史，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史学家都将目光集中于研究伊斯兰文明。塔哈塔维是埃及第一位撰写并出版古埃及历史的史学家，他于1868年撰写的《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关注了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埃及历史，并认为埃及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都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和光荣。穆斯塔法·阿鲁西（Mustafa al-Arusi）作为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对塔哈塔维的史学著作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塔哈塔维的作品是“历史艺术世界中最优雅的书”。^① 人类渴望了解自己的祖国在古代的故事，其主要动机是需要充分掌握国家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发展状况，以便深入理解自己的祖国为何会处于现在的状况，其叙述的事件能够让埃及人了解古埃及文明的悠久历史，以此来增强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塔哈塔维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为埃及历史研究带来了一个新方向，推动了埃及史学的世俗化。^② 埃及史学是阿拉伯史学的代表，阿拉伯史学起源于经注学和圣训学的研究，其特点是严格遵循家谱、世系和传统。阿拉伯传统史学在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沿袭圣训学的伊斯纳德^③传统，认为历史学就是依据历代传述者的记载，按照年代顺序，对历史事件进行忠实的叙述，而无须对其进行理性的探索，相应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强调对史料之来源即传述者的考证。^④ 在塔哈塔维之前的埃及史学家都是运用阿拉伯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对伊斯兰时期以来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却没有任何一

①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868，第iii~iv页。

②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868，第vii~ix页。

③ 伊斯纳德为阿拉伯语 isnad 的音译词，意为“线索”。

④ 《外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外国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68页。

位埃及学者试图触碰伊斯兰时期以前的埃及历史。对于塔哈塔维来说，开展一项新的历史研究并非易事，他面对的首要困难是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阿拉伯史料不足，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西方对古埃及的研究上，欧洲国家将注意力已经放在了对古埃及精确的考古发现上，例如研究古埃及遗迹及古埃及文字，并能够通过这些研究获得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欧洲的古埃及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塔哈塔维利用其外语优势将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翻译和编译成阿拉伯语，解决了在古埃及研究中史料不足的问题，并为埃及本土的古埃及研究打下了基础。至此，埃及史学家走出了研究伊斯兰文明的范围，开始注重对古埃及历史的研究，埃及史学开始迈入新的一页。在埃及史学家的带动下，中东国家纷纷效仿埃及的史学模式，世俗史学和民族史学开始成为中东国家历史研究的主体。

其次，塔哈塔维促进了埃及文化的近代化，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代转型。塔哈塔维对埃及历史的研究不仅包括古埃及时期，还包括希腊统治时期、罗马统治时期和拜占庭统治时期，乃至中古时期。一方面，塔哈塔维对古埃及历史的研究开了先河，他在史料方面既使用阿拉伯语文献又使用非阿拉伯语文献，这对后来的埃及历史学家在史料选择方面大有启发。另一方面，埃及缺乏对希腊历史研究的阿拉伯语史料，塔哈塔维翻译了一些希腊史书，并研究和书写了希腊统治下的埃及历史。西方学者对埃及各个时期的历史已有深入研究，他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了古埃及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在自己的著作中。他还运用欧洲学者最新的考古发现，丰富了埃及历史的研究内容，拓宽了阿拉伯历史的研究视野，促进了埃及文化的近代化。

塔哈塔维既是埃及历史的守护者，也是伊斯兰文化的更新者。在塔哈塔维的监督下翻译的与当前主题有关的书籍清单都凸显出了他所关注的事，即他要充当忠实的翻译者，表达他的赞助人穆罕默德·阿里的愿望和品位。^①塔哈塔维接连翻译了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和《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以及威廉·罗伯逊的《查理五世在位时期史》，这些译著既帮助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深入思考国君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和

^① 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1980*,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4.

失败教训，又帮助埃及人放眼看世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代转型。众所周知，“历史为子孙后代保留了已被遗忘的东西。如果没有历史的明灯，过去的事情就会变成随风飘散的稻草。历史对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有好处。它是每一位国君的顾问，是每一个做出决策的君主，是每一位大臣的倡导者，是每一位谈话对象的信徒。如果有人问它一个问题，它会立刻给出恰当的答案，这显示出奇迹中的奇迹，善良的心灵从中得到安宁，完美的灵魂从中得到休憩，无论他们是圣贤、大师、国王还是素丹”。^① 在翻译的过程中，塔哈塔维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没有现成的语言来代表他遇到的新世界，因此他被迫创造阿拉伯语新词。除了对法国政治和文化的各种观察外，塔哈塔维还对以语言为中介所面对的挑战进行了连续注解。^② 塔哈塔维改革了阿拉伯语的词汇和语法，使它更加适应新技术的表达方式。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学习埃及对阿拉伯语进行改革，因此，塔哈塔维也推动了阿拉伯语的近代改革。直至今日，阿拉伯国家一致承认埃及的阿拉伯语为标准的阿拉伯语。塔哈塔维所著的《黄金典范之巴黎》《埃及故事》力求通过他的分析来阐述历史，他运用了在法国学习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用新颖的笔法写出了具有埃及特色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塔哈塔维也并没有完全摒弃伊斯兰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阿拉伯史学家擅长运用编年体的形式，他将编年体与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进入近代以后编年史开始走向没落，但是他在《埃及故事》中仍然使用了编年体的形式，保留了伊斯兰史学传统。塔哈塔维是一位阿拉伯史学的改良者，他保持着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忠诚，并不愿寻求过于激进的变化。

最后，塔哈塔维对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具有开创之功，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引领了中东地区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展现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历史书写的新范式，丰富了世界史学的研究资料。塔哈塔维撰写的关于古埃及历史的著作，成为中东地区最早的民族

①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古人之始，智者之导》（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838，第3~4页。

② Roxanne L. Euben, *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Muslim and Western Travelers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7-118.

主义史学著作之一。民族史学的写作通常都会将一个民族的历史，延伸到古代，以显示其文明之源远流长。^①艾哈迈德·凯里·贝伊（Ahmad Khayri Bey）作为伊斯玛仪的私人秘书，他注意到关于古埃及历史的阿拉伯史料严重不足，他说：“我们多么希望学习外语的学生能够把欧洲国家的成就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个任务现在已经被博学而贤淑的学者里法阿·塔哈塔维完成了，他编译和翻译了著名的欧洲历史书籍，或者依靠阿拉伯史料来处理伊斯兰时代的历史，写出了世界之母（即埃及）的历史。”^②塔哈塔维对古埃及历史研究的兴趣显然来源于他在法国的留学经历，东方学是法国学者的研究重点，而埃及学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学者对埃及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水准。在塔哈塔维的内心深处并不想让自己祖国的历史研究仅仅被西方学者掌握在手中，因此，他致力于古埃及历史的研究，以显示埃及悠久的历史，这也成为他研究民族主义史学的最大动力。

塔哈塔维从埃及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找到了埃及成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强化了对埃及及民族身份的认同。他的《埃及故事》显然是为埃及所写，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塔哈塔维之后的埃及史学家受到了其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他们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民族主义史学为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提供了历史依据，强化了埃及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推动了民族国家建构。但是史学家不宜表达出过度的民族情怀，因为过度的民族情怀往往在历史叙述中会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甚至形成各种极端社会思潮。塔哈塔维将研究古埃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史学理论传播到了其他中东国家，适当地改造了现有的文化传统并重构了埃及历史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此外，塔哈塔维的史学方法和写作风格深深影响了埃及史学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史学家，展现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历史书写的新范式，丰富了世界史学的研究资料。在史学方法上，埃及学者学习《埃及故事》中同时采用编年体和专论的方法，运用叙事的方法来叙述和解释历史。在

①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85页。

② [埃及]里法阿·塔哈塔维：《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阿文版），开罗：布拉克出版社，1868，第ix页。

塔哈塔维的影响下,中东地区的史学家也开始向前追溯自己的历史,他们重新寻找本国古代的遗迹,以此来重塑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史学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经久不衰,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埃及民族主义史学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代表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和史学范式。在史料使用上,塔哈塔维带领着埃及史学家使用阿拉伯文献和非阿拉伯文献,其他中东国家也纷纷效仿,这大大丰富了世界史学的研究资料。“民族国家的现状是无法否定的普遍事实,国家机器看来即便不是全体人类活动的中心,也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大部分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各个国家公民生活的体现。即使我们很想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去撰写世界的历史,但是可以推断这种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因为历史的推动力正是产生于各个民族共同体,产生于各民族的人民心中,产生于各民族领袖的脑子里。”^①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史学仍然被各国史学家所推崇,革新后的民族主义史学仍然以民族国家为研究重点。

结 语

塔哈塔维作为埃及第一位民族主义史学家,对埃及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塔哈塔维注重对古埃及历史的研究,推动了埃及史学及其整个中东史学的世俗化,其代表作《陶菲格·加利利在埃及和伊斯梅尔子孙中的光辉》是关注埃及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重要的历史文本。塔哈塔维研究古埃及历史,有助于延伸埃及历史轴线,增强埃及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对铸牢埃及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埃及史学是阿拉伯史学的代表,在塔哈塔维等埃及史学家的带动下,中东国家的史学家逐渐走出了研究伊斯兰文明的范围,世俗和民族史学开始成为中东国家历史研究的主体。其次,塔哈塔维促进了埃及文化的近代化,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代转型。塔哈塔维不仅在史料方面既使用阿拉伯语文献又

^① [英]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89~190页。

使用非阿拉伯语文献，而且还翻译了一些希腊史书，这些史书是埃及历史研究所缺乏的珍贵文献资料，他还运用欧洲学者最新的考古发现，丰富了埃及历史的研究内容，拓宽了阿拉伯历史的研究视野，促进了埃及文化的近代化。塔哈塔维翻译了许多的西方作品，并在翻译中创造了许多阿拉伯语新词，改革了阿拉伯语语法，使它更加适应新科学技术的表达方式，帮助埃及人放眼看世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代转型。最后，塔哈塔维对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具有开创之功，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引领了中东地区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展现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历史书写的新范式，丰富了世界史学的研究资料。塔哈塔维的史学作品及其史学思想对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具有开创之功，他从埃及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找到了埃及成为民族国家的钥匙，强化了对埃及人身份认同，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此外，塔哈塔维采用编年体和专论的方法，并运用叙事的方式来叙述和解释历史，以及使用阿拉伯语和非阿拉伯语文献追溯古埃及历史，民族主义史学逐渐成为埃及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塔哈塔维推动了埃及史学的转型，其他中东国家纷纷效仿埃及史学的研究方法，埃及民族主义史学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代表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和史学范式。塔哈塔维是“19世纪阿拉伯人睁眼看世界的带头人”。他象征着整整一代埃及人，当时“人们的思想正在经历与他们的城市和历史同样的转变”。^①

[责任编辑：张玉友]

^① Jacques Berque, *Egypt: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16.